

<<曾經歲月系列>> 蔣木仍在 -李偉宗-  
初刊於 1982 年一月之世界副刊。Updated and revised on 2011-07-14 於南加州海濱；  
改寫於 2013-07-28，於北加州 Lafayette 女兒家

<<曾經歲月系列>>

# 蔣木仍在

(Chinese Traditional Version)

-李偉宗-

初刊於 1982 年一月之世界副刊。Updated and revised on 2011-07-14 於南加州海濱；  
改寫於 2013-07-28，於北加州 Lafayette 女兒家  
首刊於 2013-07-28 亞太世紀網站 一中一世紀網站  
Updated: 2013-07-28

蔣木已不在人世，這是事實。但偶爾想起她的名字和音容，總覺得這事似乎不是真的。

1977 年秋天某日，我於赴德州達拉斯全錄 (XEROX) 分公司出差前，撥一電話給其時仍在世的父母親致候。母親說：“蔣木死了，……肺癌，……。”

在飛機上、旅館中、會議室裡、……我的心全被一團灰藍的雲霧籠罩著。……

她與我同年出生，去的時候只有三十五、六歲。若說人生七十才開始，那三十六歲該怎麼說？她從來不抽菸，而肺癌卻奪去了她蘊藏著無窮希望的年輕生命，奪去了蔣媽媽、蔣伯伯心疼的愛女，奪去了鍾哥哥的愛妻，奪去了玫玫、蘭蘭的慈母，也奪去了與我青梅竹馬、一塊長大的友伴……。

數十年前，我們家住在風城新竹；父親當時在一家那時候生意相當鼎盛的調味品公司任管財務、文書等職。母親在平日理家之餘，常四處走動，結交不少朋友。當時內戰後共產黨佔據大陸，多少人離鄉背井、逃離大陸，一旦在台灣相遇，只要稍有同鄉關係，尤其是鄉土相近而且姓氏又相同的，便以親族相認，聊以相慰。胡季寬舅舅和舅媽、李棻叔叔和友雲姑姑、胡遠應大姊和胡遠志二姐等等，都是母親交來的朋友，雖非真正的親戚，但卻有親戚的情誼。

那時候，蔣木家和我家相距很近。我家住中華路東邊的一條巷內，她家則在中華路西邊的一條巷內，相距僅約數百公尺。父親所服務的那家調味品公司及其工廠，也位於中華路之西稍為偏南的不遠處。

蔣家剛搬到新竹後不久，某日，蔣媽媽到中華路上隨便走走，想熟悉一下四周的環境。經過調味品公司臨近馬路的辦公室前，她聽到裡面有外省口音的人在交談，便滿懷好奇地走進去。適巧碰到工廠裡負責化學工程的田伯伯和白伯伯。她問他們：“我們剛搬來新竹，對這裡的環境毫不熟悉。我家裡有兩個小孩子，不知道這附近有沒有甚麼好的學校讓孩子們去就讀？”他們連忙說：“火車道的那邊有一個新竹國民小學，但我們這裡的孩子們都到稍遠一點的竹師附小去讀書。從這裡到竹師附小，大約不到十分鐘便可走到。”

因住得很近，不消數日，母親就和蔣媽媽相遇相識，如此便開始並延續了數十年的友情。孩子們的相熟更是自然而然的事體。蔣木與我同年，但在竹師附小卻高我一班。蔣林是蔣木的弟弟，與耀弟同年同班。加上燦弟，我們共有五位，外加父親在調味品公司裡諸多同事們的子女們，一大群孩子們常在一塊玩。孩子們當中，田家大哥年事稍長，不屑與我們鬼混；其餘的孩子們中，蔣木和我可說是年齡較大的，而她又高我一班，也許就因此在無形之中成為我們的孩子頭。

蔣家大門的對面有一排日式的房屋，再後或往南便是調味品公司左邊的大側院。蔣家的後門外有一條小路，路旁有一條小溪。這小路是我每日上下學必經之路，這小溪也是我捕捉泥鰍和帶著小鴨子們“散步”及廝混之處。

課餘和週末，我們在工廠的大側院裡消磨掉不少時間。大側院裡停放著運貨的大卡車和兼載人貨的中型吉普車，也貯放著許多盛置諸般化學材料的瓶瓶罐罐，更有不少大大小小的用以包裝調味品貨品〔醬油、味精、醬油精等〕的木箱子。因為那裡儘多躲藏身體的處所，我們便常在那裡玩官兵捉強盜或捉迷藏之類的遊戲，有時會四處尋找些破爛的東西來玩扮家家酒，有時也玩過醫生、護士、病人的遊戲。

我們也花過不少時間在中華路柏油路面兩旁的行人道上。某日，我們看見一位衣衫襤褸的中年人坐在路邊地上呻吟；不少行人在旁圍觀。走近一瞧，才發現他的右腹上有個寸來長的子彈傷口，已生了膿，看來著實可怕，令人心中打顫。他說他是退伍軍人，傷口是國共內戰時在一場戰役裡中彈造成的。他向四周的人們乞求一些金錢用以療傷。

南北縱貫鐵路旁的田野間，我們除了在稻草收割後僅存著稻梗的田地上胡跑亂跳之外，也曾挖洞引火烤紅薯來吃。有一天，蔣木、蔣林、耀弟和我在火車軌道旁的一個正在興工卻尚未完成的房屋附近玩耍，蔣木小便急了，來不及趕回家上廁所。她說她要在那棟房子一處隱蔽的角落裡小便，並且厲聲對我們幾個男孩子們說：“你們不許偷看，偷看的人臉上會長東西出來！”我們果真都乖乖地在外面等她，沒有偷看。

有時候，我們到竹師附小去玩。有一次，我在校門口看到一隻彩色鮮豔的蝴蝶，連忙從地上撿起一顆小石頭朝牠扔去，想把牠打下來。沒料到不但沒有打中，卻打破了教務室窗上的一片玻璃。窗子猛然被推開，一位老師探出頭來大聲怒叫：“是那個打破的？”一向跑得快的我早已在驚嚇之餘逃脫得遠遠的。

蔣木長得蠻清秀，有一雙聰敏的大眼睛；肯用功，功課好。她和弟弟蔣林很親近，但頑皮的蔣林常常挨她的罵。蔣木管蔣林是管得蠻緊的。在我的心目中，能被她罵是幸福的事，可惜她從未罵過我。我們之間一直都相處得很好。我一直都很服她，因為她自幼就擁有一股溫暖的氣質，不冷漠，不自私，常顧及他人，是一位溫暖的女性。

多半的親友們，包括我自己的家庭在內，多多少少都難免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問題，所謂“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在我的觀察中，唯獨蔣家比較安祥正常，似乎沒有甚麼特別顯著的內部糾紛和衝突。蔣伯伯和蔣媽媽都是學化學的大學畢業生。那時，他們的家雖在新竹，蔣伯伯卻在一所位於台北的公家化學藥品機構工作。其後，他獨自赴美深造數年，回台後主持某大學的化學系教務，之後又執教於輔仁大學的化學系。蔣木是老大，蔣林是老二；他們家在遷往台北後，蔣媽媽又生了老三蔣森，老三蔣森是小妹。他們家那時候還有奶奶在。也許事實上並沒有那麼完美，但在我當時的心目中，蔣家是一個正常的好家庭；慈祥溫暖的父母親，內外品質優良的孩子們，和祥的家庭氣氛，在在都令人好生羨慕。

蔣木從竹師附小忠孝里畢業之後，蔣家搬到台北，住在徐州路旁距蔣伯伯、蔣媽媽工作地點很近

的一棟房子裡。雖然一在新竹、一在台北，母親和蔣媽媽仍然藉著往返的書信互通訊息。從蔣媽媽親切的信中，我們得知蔣木在北一女的成績一直很優良。

有一次，蔣木和蔣林回新竹玩了幾天，住在我們家。蔣木那時已初一了，我還在小學六年級。她的明朗和愉悅的個性不但是我一向喜歡和敬服的，也博得所有大人們的歡心。父親生性特別固執，對於一般的孩子們沒有甚麼耐心，常嫌他們討厭，卻唯獨對蔣木不同，每見到她便露出笑容，現出難得一見的溫柔。有時候蔣林看在眼裡不服氣，認為他根本是在偏愛女生。其實父親所偏愛的也不過只有蔣木一人而已。

在一起痛快地玩了幾天，他們姐弟搭車回台北，分別時真有依依不捨的感覺。特別是蔣木的離去，頓然竟使我的情緒降入低潮，心中若有所失。那種感覺和聽到蔣木離世時的感覺是截然不同的。我尤其懷念那時候蔣木叫我名字的聲音和姿態。說實話，我心中一直對蔣木懷有一種特別溫暖的情感。

進入初中以後，某夏日午後的課餘，我跟隨幾位同學到新竹與竹北之間的頭前溪去游泳。因河水湍急，我幾乎隨流而去，所幸猛然使力撥水，方能到達溪岸，但不免喝了一些溪水，因而使得少量的溪水進入了肺中。其後胸中有些不適，父母親帶著我赴台北檢查，也乘便帶耀、燦兩弟同去。在蔣媽媽的陪同下，我們去台大醫院。醫師在經過了透視後診斷我有肺浸潤的現象。說實話，直到如今我仍不確知這是一種甚麼樣的現象。藉著那次機會，能再見到蔣木和她的家人，心中是頗為高興的。

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六年的時光分分秒秒、月月年年地過去，然而時過境遷之後卻讓人有一種稍縱即逝的感覺。六年當中，蔣媽媽所寫給母親的書信不曾間斷，那些或長或短的信件帶給我們有關蔣家的消息。蔣媽媽的信中洋溢著真摯的情感，讀其信如見其人。我們每隔一、兩年也會去台北看看，不是住在雲姑、棻叔位於永和的家，就是住到台大法商學院附近的蔣家。我們都會受到和煦、親切如春風、暖陽般的照顧。

蔣木不斷地努力讀書，在北一女的成績一直很優秀。畢業後她順利考取台大化學系。蔣家真可謂化學世家；蔣伯伯、蔣媽媽、蔣木和蔣林先後都學化學，蔣森後來也學了相近的化學工程。蔣林曾開玩笑說：“在我們蔣家，蔣森是唯一的 **black sheep**。”蔣木、蔣林和蔣林的妻子千千後來都先後得到了化學博士的學位，蔣森於之後不久也拿到她的化工博士的學位。

我高三畢業，填寫保送志願單時，心中懵懵然，不確知該選何種學系；因見蔣家均學化學，便也效尤，填寫第一志願為台大化學系，第二志願為台大電機系。單子尚未交給學校之前，母親帶我走訪她所結識的湖南同鄉竹中數學老師彭商育先生。相談之下，彭老師認為電機工程對我較為適合，建議我改第一志願為台大電機系；就如此注定了我一生從事電子、電腦等事業的命運。

將入台大的那個暑假，為了熟悉環境，我隻身從新竹到台北，在蔣家小留數日。蔣木陪著我搭公共汽車至台大校園。走遍了廣大的校區，且不斷向前後左右指點著說：“……這是文學院，……理學院

在那裡，那是森林館，……這是化學系大樓，你知道錢思亮校長是學化學的嗎？……那邊是臨時教室，你大一的時候很多課都要在那裡上的，也有些課在新生大樓上的，……這是福利社，你要不要喝點汽水？……”

在台灣亞熱帶的大熱天裡，頂著炎陽，蔣木帶我一直走到近山小溪旁的第七男生宿舍。她說：“你開學之後就住在這個宿舍裡。對了，就是這個房間。……你看，還有不少學生在暑假時留在宿舍裡的……。”

走了很多路，轉了幾趟車。跟在蔣木身後，我心中感激她助人的熱誠和友情的溫暖。

台大數年中，蔣媽媽見我隻身離家在外求學，常邀我到他們家吃吃飯、聊聊天，藉以沖淡我思家的情緒。我巴不得常去，一則想沐浴在蔣媽媽和蔣伯伯如春風暖陽一般的溫情中，再則能看到蔣木，另則可與年幼的蔣森小妹談笑。

蔣木的四年大學生涯如箭般飛去，她以優異的成績獲得紐約大學的獎學金，赴美深造。那時是我的大三暑假，我正在成功嶺上提著 M-1 步槍在沙地裡打滾，沒有能趕往松山機場為蔣木送行。這一別，我這一生就再也沒有見過她。人一生裡有太多的生離，也有太多的死別。在成功嶺晚上值班當哨兵時，月光下心裡頭想著不少事情，唯獨不曾想過的是：與自己青梅竹馬、一同長大的蔣木，居然會沒有再見一面的機會。

在美國忙碌的課業和實驗生活中，蔣木抽空寫了一封信給母親。信中除描述繁忙的留學生涯外，也附言說：“偉宗將來出國，若路過此地，我一定帶他參觀尼加拉大瀑布。”

兩年之後，我也來到美國，停留在四季如春的南加州，一待就待了數十年。最初數年中，我聽到蔣木與鍾哥哥結婚的喜訊，並聞知她與他一得化學博士、一得物理博士，雙雙赴北卡羅林納大學任教，並雙雙獲得 **tenure**，生活和事業均獲得保障。其後，又聽說他倆生了兩位可愛的女兒。我自身先忙碌於學業，繼周旋於婚姻、事業、子女、房產之間，荒疏了多少的親戚朋友，也一直未曾與蔣木和她的夫婿取得連絡。甚至當他倆西來在聖地亞哥加州大學分部從事一段時期的實驗、研究工作時，也未能見得一面。

1977 年秋，母親在電話中說：“蔣木死了。”那怎麼可能？如此的才學，如此溫暖的氣質，如此的好女兒，如此的好姊姊，如此的好妻子，如此的好母親，如此的好朋友，如此的好女性……。那怎麼可能？蔣木怎麼可能已經逝去？為何我沒有再見她一面的機會，與她聊聊在新竹的童年時光？

1982 年底至 1983 年初，我立下了幾項新年的意願：其一，重新開始間斷了十數年的寫日記的習慣；其二，重新拾起塵封了十幾年對於寫作的愛好；其三，盡力找回荒廢了多年的親朋戚友。因為人生苦短，而友情、親誼畢竟是難能可貴的。

居然還真如所願，我果然有機會見到了在那之前十多年未曾相晤的棊叔，找到了在那之前十多年不曾見面的台大同學及好友敏泰、昭廣和嵩德，會見了在那之前二十多年未曾見面的高中同學榮嘉，也尋得了在那之前十餘載未曾謀面而從馬利蘭州搬來南加州的蔣林。

找到蔣林的時候，他和千千暫居於號稱“小台北”的蒙特律公園市內一個租來的房子裡。蔣媽媽前此隨著蔣林夫婦及他們的一對寶貝雙胞胎男孩和他們的一隻狗，千里迢迢地從東岸開車到西岸來。抵達洛城不久，蔣媽媽就跨洋過海飛回台北，去與蔣伯伯團聚，打算於千千尋得工作、開始上班後，再趕來南加州照顧兩位孫兒。

當我扶起學校旁公園裡被頑童們推倒了的垃圾桶時，望見一部汽車裡有人朝我招手。稍微走近一瞧，見是蔣媽媽及蔣林一家。我引領他們到我家門口，把車停在車房前的水泥地上。在那之前十多年未見，當年瘦高的蔣林發福了，長得又胖又壯。千千是女作家潘人木的女兒，那次是我第一次與她見面。看到久別的蔣媽媽，我難免稍感心疼，因為當年福福泰泰的蔣媽媽明顯清瘦了很多。我也在蔣媽媽的臉上見到了歲月的痕跡。

妻子菊齡忙著在廚房裡準備菜飯、包餃子；千千陪她聊天。蔣林邊望著雙胞胎男孩與心笛、凱翔玩耍，邊和大家講話。我拉著蔣媽媽到後院，坐在長桌旁的長板凳上，聽她親切的湖北口音談蔣木的事：

“……森森那年從北一女畢業，直接到伊利諾大學讀書。在沒開學之前，為了得到進大學的許可，森森必須通過一項考試，所以先住在木木家。考試的時候，森森一點都不緊張，因為一方面事前木木已經替她找到了各種相關的參考書，幫她溫習了好一陣子；另一方面，考試進行的時候，木木一直耐心地坐等在考試教室的窗外。森森心裡上覺得就像當年考中學時，媽媽在試場外邊坐著等她考完一樣……。森森考得很好，順利地進入伊利諾大學……。”

“……木木得病的時候，吩咐蔣林、蔣森和其他的人不要把壞消息通知我和蔣伯伯，所以我們一直都不知道。……不久之後，有一天木木打電話來，她的聲音顯得異常的微弱。蔣伯伯放下電話，不知如何哭了起來，也許他預感到事態不太對勁。……後來，我們知道她的情況似乎好轉過一陣子，她所負責的那個實驗部門的學生們和其他同仁們還促她回去上班。……木木後來同意要我到美國，我就開始趕辦出國手續。……可是她的病情突然惡化，從腺性的肺癌又兼患了急性的肺炎，很快就過去了。……蔣林、蔣森和木木的先生，她們沒有打電話來通知我們，卻通知了台北的親家。第二天，台北的親家打電話來，叫我不必急著趕去美國了。蔣伯伯聽到這個消息，就一下子昏倒了過去。……”

蔣媽媽談至此，聲音有些顫抖，眼裡漾出的淚水止不住地從眼角淌出，她顯然在努力地控制著椎心的哀傷。我撫著她的肩頭，緊握她的手臂。蔣媽媽繼續說：

“……偉宗，不是我偏心，說實話，我一向最喜歡木木這孩子。……當初在新竹，李伯伯甚麼孩子都不睬的，唯獨對蔣木不一樣，見到她就笑嘻嘻的，好像是換了一個樣子。……我猜想木木得這個病，很可能與她在實驗室裡和放射性物質多所接觸有關；她那時候正從事與抗癌藥物相關的實驗。……蔣林認為我不該如此想，他說他們既然已入了這一行，便只好面對和接受這一行裡所可能發生的一切。任何一行都有它特有的危險性，常常不得不去冒險。我現在覺得這話也對。……”

望著蔣媽媽清瘦的身影和容顏，我回憶起在那之前的十多年前她的影像。我深知那幾年來她忍受著失去愛女的哀痛，心靈上受到極深的創傷。在我的心目中，蔣媽媽是極有愛心的女人，她的溫暖無私及體諒他人的氣質、內涵，也都是蔣木所擁有的。我一向從心底敬愛蔣媽媽，那次見她因失去蔣木而受創的身心，難免深深同情，但沒有說在嘴上。

蔣媽媽繼續說：“……木木病重的時候，躺在醫院病房設有氧氣帳的病床上。到後來連講話都有了困難。問她話，叫她用輕微的手式來表達是或不是、對或不對、可或不可。在臨去之前，她所間接表達的意願是：一切別無牽掛，唯獨兩件事情是她最關心的，其一是兩位年幼的女兒，其二是爸爸媽媽。鍾先生叫她放心，保證一定會好好照顧到這兩件事情。……木木去了以後，我來美國幫著鍾先生照顧玫玫和蘭蘭。……蔣木雖然是蔣伯伯和我的女兒，鍾先生也是我們的女婿，但我們覺得他及玫玫、蘭蘭都需人照顧，因此，我們都鼓勵他早日續絃。前些時候，他在台灣找到了一位學護理的女孩子，人很好，很有愛心，對玫玫和蘭蘭都很好；這使我們很放心。他們結婚之後，我們對鍾先生說雖然他答應過蔣木要照顧蔣伯伯和我，但他目前有他自己現在的岳父母，而蔣伯伯和我還有蔣林和蔣森，叫他不要太掛意我們。鍾先生實在是一位好人。……”

蔣媽媽的眼裡閃爍著慈祥的光，她繼續說：“……偉宗啊！當初你媽媽和我都太好強。這些年來，許許多多的事情告訴我，人不要太好強。……木木過世之後的這些年來，我很會原諒人。……這之前不久，北卡大放映一部“永恆的愛”的國語片，他們邀請鍾先生和我去看，我們實在都沒那份心情去看。……”

菊齡和我在“小台北”蒙特律公園市附近的一家中國電影院裡，曾經看過那部影片。片中影星賈思樂所飾演的男主角，是一位從香港赴美留學的男孩子，其父是一位在香港辦報的作家。此電影是其父就其生前死後的真情實事所寫的書所改編而成的。男主角在北卡大求學期中患得癌症，在行化療期中，病情時好時壞，但他仍奮力進修。後來，他母親自港飛美，照顧愛子的起居。他去世的消息達到香港時，他父親咯血於正在在行文的稿紙上……。影片感人至深，觀眾紛紛落淚。難怪蔣媽媽和鍾哥哥在失去蔣木之後不久不願去看這部影片，為了避免觸景傷情啊！

多年前那次和蔣媽媽對話之後不久，我赴紐約探望當時仍在的父親的病時，當時仍在的母親曾說：“蔣木的丈夫說蔣木是個完人。”母親又說：“我有時候和蔣媽媽在電話中聊天，蔣媽媽談到蔣木，我們兩個人在電話裡忍不住痛哭流涕。”

光陰似箭，1999 年一月，喜歡蔣木的我的父親去世；之後蔣伯伯也去世。2006 年八月，喜歡蔣木的我的母親也去世。在她去世的次日，蔣森和她的夫婿在完全不知悉母親已然病逝的情況下突然帶著蔣媽媽出現在耀弟位於紐約小頸市的家門口。那天早晨，蔣媽媽說很久沒有看過李媽媽了，要去見見李媽媽。但李媽媽卻於前一天晚上辭世了。蔣媽媽雖仍記得李媽媽，但她已患失智症數年了。多年前在我家後院對我侃侃而談蔣木的蔣媽媽已經完全不認識我了，當初眼中充滿著慈祥 and 智慧的蔣媽媽似乎顯得茫茫然。在耀弟的前面客廳裡，已經不認識我的蔣媽媽突然之間開始背誦起三字經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最後還加進一句”冰淇淋”當作三字經的一部分。在聽到她說”冰淇淋”時，大家不免都笑了起來，但我的心中却湧起一股莫名的悲哀……。

宇宙中，我們所能見、能聞、能感、能觸、能思、能想的諸多鉅細事物，比較起我們所未見、未聞、未感、未觸、未思、未想的物質界和精神界的事物，真可謂：“小巫之於大巫”。諸般事物中，尤其是屬於精神和靈魂領域裡的，並非不存在，而是因為有限的我們尚未達至得知其存在的更高的境界。如同在可見、可觸的物質領域裡一般，精神領域中亦長期存在著善之力與惡之力之間的鬥爭與衝突。”時間”在物質領域裡展現其無情或慈悲的面孔；而”永恆”在精神領域中亦散發其無窮的引力。”永恆”將發生於”時間”之後，抑或共存於不同的境界之中？

我願意相信宇宙中某處存在著這樣的一個世界：那裡有一條永遠流著生命之水的生命之河，河旁兩岸有永不腐朽、永不褪色的生命之路，河水與道路之間長滿了供給永恆生命、永無匱乏的生命之果的永青之樹。那地方有永恆不息的平安喜樂。我願意相信，蔣木仍在，就在那個地方，而她也並不寂寞，因那裡還有許多其他的善良生靈。



<<曾經歲月系列>> 蔣木仍在 -李偉宗-

初刊於 1982 年一月之世界副刊。Updated and revised on 2011-07-14 於南加州海濱；  
改寫於 2013-07-28，於北加州 Lafayette 女兒家



<<曾經歲月系列>> 蔣木仍在 -李偉宗-

初刊於 1982 年一月之世界副刊。Updated and revised on 2011-07-14 於南加州海濱；  
改寫於 2013-07-28，於北加州 Lafayette 女兒家



<<曾經歲月系列>> 蔣木仍在 -李偉宗-

初刊於 1982 年一月之世界副刊。Updated and revised on 2011-07-14 於南加州海濱；  
改寫於 2013-07-28，於北加州 Lafayette 女兒家



<<曾經歲月系列>> 蔣木仍在 -李偉宗-

初刊於 1982 年一月之世界副刊。Updated and revised on 2011-07-14 於南加州海濱；  
改寫於 2013-07-28，於北加州 Lafayette 女兒家



<<曾經歲月系列>> 蔣木仍在 -李偉宗-

初刊於 1982 年一月之世界副刊。Updated and revised on 2011-07-14 於南加州海濱；  
改寫於 2013-07-28，於北加州 Lafayette 女兒家



<<曾經歲月系列>> 蔣木仍在 -李偉宗-

初刊於 1982 年一月之世界副刊。Updated and revised on 2011-07-14 於南加州海濱；  
改寫於 2013-07-28，於北加州 Lafayette 女兒家

